



「在找到自己之前，千万别迷失在他人的世界里」

第一部澳大利亚小说
一部现代女性的成长
同名电影获第53届奥

资深编剧

邹静之

人气导演

薛晓路

北电系主任

黄丹

联袂力荐

[028]

我的璀璨人生

导演剧照版

(澳) 迈尔斯·富兰克林 ● 著 钟睿 ● 译 何亮 ● 丛书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奥斯卡
经典文库

[028]

My Brilliant Career

我的璀璨人生

(澳) 迈尔斯·富兰克林 ● 著 钟睿 ● 译 何亮 ● 丛书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璀璨人生/(澳)富兰克林著;钟睿译.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7

(奥斯卡经典文库)

ISBN 978-7-5656-2511-4

I. ①我… II. ①富… ②钟… III. ①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①I61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3380 号

WODE CUICAN RENSHENG

我的璀璨人生

(澳)迈尔斯·富兰克林著 钟睿译

责任编辑 刘志勇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印 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 插页 2

字 数 222 千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我记得，我记得	001
第二章 波索姆谷的初印象	006
第三章 毫无生趣的生活	009
第四章 终我一生的事业	014
第五章 断续的描写与牢骚	019
第六章 干旱的田园生活	024
第七章 起 义	028
第八章 玫瑰会没有刺吗？	035
第九章 自我剖析	041
第十章 远去的波索姆谷，万岁！万岁！	047
第十一章 海伦姨妈的计划	057

第十二章	艾弗雷德·格雷(Everard Grey)	064
第十三章	呀!	075
第十四章	怒发冲冠	085
第十五章	他	092
第十六章	主要信件	103
第十七章	当一颗心充满活力的时候	111
第十八章	当命运之神微笑之时	117
第十九章	青春之歌	127
第二十章	但愿我被迫倾听的多数说教越短 越好	140
第二十一章	1896年11月9日	144
第二十二章	同一个故事——续集	154
第二十三章	我第二次有失妇道的行为	164
第二十四章	甜蜜的十七岁	170
第二十五章	啊，为了一个钟头的热恋，就算 是一辈子受到冷遇也是值得的	181
第二十六章	你永远不知道某一个日子 会给你带来什么	191
第二十七章	因为什么呢?	197
第二十八章	不要吹嘘明天	203
第二十九章	我的旅程	213

第三十章	走向生活	217
第三十一章	走向生活(续)	226
第三十二章	在愚蠢就是幸福的地方，聪明 才是愚蠢	242
第三十三章	我和穆斯瓦特先生吵了架	248
第三十四章	再见了，巴尼山	257
第三十五章	重回波索姆谷	261
第三十六章	人一走 茶就凉	267
第三十七章	1898 年 12 月 3 日	276
第三十八章	很久很久以前，当日子 又长又热的时候	281
第三十九章	看不起小事情的人，终究 是会失败的	295
第四十章	故事说完了，一天也过去了	301

第一章 我记得，我记得

“啊，呼！哎哟，哎哟。啊！啊！我要死了！啊，呼！痛！痛死我了！啊！呼！”

“好了，来了，来了！爸爸的小朋友可不是这么调皮捣蛋的，对不对？呐，我现在要从餐袋里拿点猪油，敷上去，再用手绢包扎好，这样就好了是不是？别哭了，好了，好了，不要再哭了。你要是总这样大吵大闹的话，就会惹怒大灰马老达尔特（Dart）了！”

这是我有生来所记得的第一幕。那时候我应该才不过三岁。我还能记得茁壮参天的桉树围绕着我们，阳光在笔直的树干上闪闪发亮，洒落在两岸蕨树丛生的涓涓溪流里，那条小溪隐没在我们左边崎岖陡峭的灌木林小山之下。那是一个漫长而晴朗的夏日，午后的一点钟。我们正在一个牧场比较偏远的地方，我爸爸来这里是为了要把食盐存储起来的。在

露水盈盈的清晨，他就已经带上我早早地离开家门了。他让我坐在他前面的棕色小枕头上，那是我妈妈特意为了这趟行程而缝制的。我们把一块块的岩盐放在小溪对岸的木槽里。放盐的那间小屋的屋顶是用桉树皮做的，这样可以使里面的木槽免受雨水之害。小屋就像画一般掩映在周围郁郁葱葱生长着的麝香灌木和胡椒树林里。从我们吃午餐的地方看过去，清晰易见。我从小溪里取水，斟满了刚烧好茶的铁水壶，爸爸用里面的水灭掉了火，然后用生兽皮把水壶系在了他的马鞍上。盛过食盐的兽皮袋挂在固定马鞍的钩子上，马鞍下是一匹栗色的驮马。爸爸的马鞍，还有棕色的小枕头，都放在大灰马达尔特的背上，而大灰马达尔特总是驮着我。这时，我们踏上了归途。

为出发做好准备之后，爸爸给刚吃完剩饭的狗戴上了口套。尽管它们看上去是十分不情愿的，但由于没有办法反驳，它们也只能这样了。我还记得那天，爸爸随身带着“土的宁”药瓶，想要毒死几只野狗，所以在我们看到的几头野兽的尸体上倒了这些毒力很强的药水。

爸爸在给狗狗带上口套的时候，我正专心致志地采摘着山蕨和野花，怎知却惊动了盘在蕨树下的一条大黑蛇。

“咬我了！它咬我了！”我大声哭喊着，爸爸立刻赶来救我，用马鞭把那条蛇赶走了。他本来还吸着烟，这时他却把烟斗扔在了蕨树丛里。我把烟斗捡了起来，滚烫的火星从烟斗上掉了下来，烫到了我那脏兮兮、胖乎乎的小手。于是，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番吵闹声。

或许完全是因为伤到了手指，才让这件事情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阴影。爸爸也习惯于把我带在他的身边，但只有那一天的短途观赏，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而且，

那已经是我记忆所能企及的全部内容。我们当时离家还有十二英里，但至于后来我们是怎样回到家的，我已经不记得了。

在那段时间里，我爸爸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独自打理着布鲁格布朗、宾宾东和宾宾西三个牧场，总面积将近二十万英亩。爸爸完全是靠他自己的地位而跻身上流社会的。根据家谱的记载，除了爷爷，家里就没有别人是有什么声望的了。而我的妈妈，拥有着纯贵族的血统。她是卡达加地区博斯厄（Bossiers）家族的一员。这个家族把一个曾经参与占领者威廉对英国的掠夺的老海盗，也归为了他们祖先的行列。

迪克·梅尔文（Dick Melvyn）的好客和他的乐观一样出名。我们那栋舒服的、带有回廊而外形不规整的木板房，坐落于蒂姆林比利山脊的一个绿树成荫的幽静角落里。这里向来都宾客满堂、座无虚席。医生啊，律师啊，牧场主啊，旅游销售员啊，银行家啊，记者啊，游客啊，来自各个阶层的各类男人，在我们长长的餐桌边上围坐得满满的。不过，除了我的妈妈，很难看到一张女性的面孔。布鲁格布朗其实是一个非常闭塞的地方。

在这个牧场里，我既招人爱，又讨人嫌。负责边界巡逻的老者，还有那个赶着牲口的人，到现在都还饶有兴趣地问我。

我知道每个人做过的事情，而且因为我的个性，它们会面临在不适当之时被公之于众的危险。

从牧场帮手的俚语里我学到了花言巧语，加上在客人那边挑选到的庄重字眼，我总是能提出一些让人难以解答的问题，就连犟横的老酒鬼也因此而脸红起来。

无论什么事情也不能使我在牧场估价师和边界巡逻者之间，选择更加尊重牧场估价师；或者是在牧师与牧者间，选

择更尊重牧师。时至今日，我也依然坚持着这一观点。在我身上专司尊敬之职的器官，一定是比平底锅更加扁平的，因为我从来也没有、将来也不会去因为某一个人的地位高而对其肃然起敬。对我而言，威尔士王子与一个剪羊毛的工人也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除非他能撇弃王子的身份，在我们的面前表现出其他好的品格来——不然的话，他也要靠边站。

我也记不起来我是什么时候拥有自己的第一匹马了，不过我觉得那应该是很早的时候，因为在我八岁的时候，我就已经什么都会骑了。女座马鞍、男座马鞍、没有马鞍，或者是双腿分开，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我在牧羊人中间策马奔腾，像任意一个被太阳晒得皮肤黝黑的丛林人一样勇敢。

我的妈妈并不喜欢我这样，因为她觉得我以后会成为一个假小子，爸爸却不以为然。

“她喜欢这样，就随她吧，露丝，”他说，“随她吧。捆绑住女人的无非也是一些无聊的习俗，她很快就会觉得厌烦的。随她吧！”

妈妈微微一笑说：“她应该是个男生才对的。”于是我妈妈就不再说我什么了。我虽然个头矮小，但骑马的时候，甩起马鞭来，也跟其他人一样响。意外发生的事故也奈何我不得，我曾多次出事，最后也一直安然无恙。

我什么都不怕。如果有一个喝得烂醉的流浪汉无端生事，我总会第一个起来去给他一点教训——以我那二英尺六英寸的矮矮胖胖的却颇有威严的身躯，去质问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后来，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淘金热开始了。那是两个意大利人的儿子，长着黑浓的眉毛。妈妈因为他们，常常感到不安，她觉得这些人不是好人，是靠不住的。可是我喜欢他们，我也相信，他们是好人。他们让我坐在他们宽厚的肩

膀上，还在我的口袋里塞满糖果，把我变成了他们的宠儿。我毫不畏惧地坐在吊送矿工和废土的木桶里，随他们下到最深的矿井中。那个大木桶还是用一根绳子拴在一个粗糙的轱辘上的呢。

我的兄弟姐妹们曾经患过腮腺炎，还出过麻疹，闹过猩红热，得过百日咳，我跟他们一起在床上玩耍打滚，却什么事也没有。我跟狗一起跑来跳去，爬树去掏鸟蛋，还听着放牛的本大叔的指挥，驾起车赶起阉牛来。我常常和爸爸一块儿，去两岸都长着灌木丛的、水流碧澈的小溪里玩水游泳。神秘莫测的山谷生养了这条小溪，小溪蜿蜒流淌后又回到了山谷的隐秘处，水深且荒凉。山谷里还铺上厚厚的一层铁线蕨还有其他种类的数不清的蕨树。

妈妈对着我无可奈何地摇头，觉得我的前途渺茫。可是我的爸爸却丝毫没有觉得我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他是我心中的英雄，也是懂我识我的知己，是一部百科全书，是一个好同伴，甚至，是我的信仰。但这只维持到我十岁的时候，自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什么信仰了。

李察·梅尔文（Richard Melvyn），在那些日子里，你真是一个好伙伴！一个既善良又爱孩子的爸爸，一个会尊重妻子的丈夫，一个热情好客的主人，同时也是一个满腹雄心壮志而且风度翩翩的绅士。

而我，在离开礼佛里那一百多英里的卡达加优美又欢乐的环境时，我在这样的美好氛围里，度过我童年时代最初的几个年头。

第二章 波索姆谷的初印象

在我快要九岁的那个夏天，我爸爸认为他把他的聪明才智都浪费在像布鲁格布朗和宾宾牧场这样偏僻的地方了。因此，他决定搬家到更能施展他的才华的地方。

当他把这样的想法说给我妈妈听时，他用了这样的理由：牛和马的价钱近些年一直在下跌，以至于都不能饲养得更多了。现如今，羊是唯一盈利的品种，但却不能在布鲁格布朗或是宾宾这样的地方去放养。澳洲野狗总是会时不时地来糟蹋羊群，而剩下的那些羊也会很快被贼偷掉。至于让警方介入，那只会比没有更加糟糕。他们不仅阻止不了贼进入，到头来还使那些盗贼把怒气撒在农场主身上。结果就是，农场的栅栏毫无疑问地会被烧掉，像布鲁格布朗这种崎岖的乡野，上百英里的原木篱笆被毁掉，可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

这些理由为爸爸的迁居点亮了一束可行的光。事实上，这个理由的真相是不满，它无情的魔爪攫取了爸爸的心。爸

爸的客人总是使他相信蒂姆林比利的山沟葬送了他的才华。他们断言，一个男人在畜牧业如此有才华，若在生意场上一试身手，定会名利双收。李察·梅尔文自己也开始这么想，然后，他变得跃跃欲试。他确实也这样尝试了。

爸爸丢弃了布鲁格布朗、宾宾东和宾宾西的牧场，买下了占地一千亩的波索姆谷这个小农场，然后举家迁往古本（Goulburn）附近。我们到达时正值秋天，那是一个下午。爸爸、妈妈和孩子们挤在四轮马车中，我和同行的女仆骑在马背上。一位老伙计在新家等着我们。他带着满车的家当细软先于我们出发，车上装着的是爸爸的全部财产。爸爸说，这些足够我们生活了，等他有时间了就再去添置些。

波索姆谷给我的第一印象让我非常失望，以至于这种印象没有办法随时间消散或是被记忆冲淡。经历了蒂姆林比利山脉崎岖多变的峰峦后，这里的景致是那么平坦、普通而又枯燥乏味！

我们的新家建在一个贫瘠的山腰上，有十间木质结构的单间。在那些弯曲的、生长缓慢的橡胶树和长喙桉下，是茂密的野樱桃矮树、啤酒花和杂交的金合欢树，地面上覆盖的马刺攀延到独栋的厨房后面。房子前面是一片铺满庄稼的平原，庄稼地里干涸得一滴水都看不到。后来我们发现了几处杂草茂盛的深水坑交错在平原上。雨天的时候河水上涨会把深水坑统统掩盖。波索姆谷是这个地区雨水最充足的地方之一，因此它能抵御最严重的旱灾。实践和经验告诉我们它那相当清澈美丽而又柔和的水的价值。即便如此，从拥有清澈小溪的山谷搬过来的我们，也会一想起要饮用这里的水就感到恶心。

在我们的新家奔跑时我感到有些狭窄。这个地方最宽处

也不过三英里。难道我要一直、一直、一直生活在这里而永远、永远、永远不回到布鲁格布朗了吗？在我们抵达后的第一个晚上，带着这份伤心的我呜咽着入梦。

妈妈对爸爸管理这千亩地的能力感到怀疑，因为这里一半以上的土地空旷得除了沙袋鼠什么都没有，但是爸爸却躊躇满志，他对未来十分乐观。被自负充斥的他从不打算温顺地蜷伏在一个地方。在他的生意里，他打算仅仅将波索姆谷作为一个置放便宜货稍后再卖掉的仓库而已。

“亲爱的，唉，亲爱的！”一想到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部分浪费在山林中简直太可怕了。那里，邮差一周才来一次，靠得最近的拥有着六百五十个居民的城镇，距离我们也有四十六英里。同时，道路没有办法通行机动车。而在这里，达到好像是古本这样的城市仅需十七英里，而且道路宽阔；邮差一周来两次，距离火车站仅有八英里。

“我的运气就要来了！”这样的情绪自他出生后就一直激荡在充满希望的心田里。

布鲁格布朗在淘金热开始之前，靠我们最近的邻居，也有十七英里。布鲁格布朗的矿区倒闭前，波索姆谷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区域，我们被相距半英里到二三英里的居民的房屋围绕着。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新体验，并且需要我们花些时间来习惯这种有利有弊的生活。我们发现这里买东西很方便，但另一方面，邻居向我们借东西更加方便，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不来归还的。

第三章 毫无生趣的生活

伴随着所有旧城镇的萧条，波索姆谷的发展也变得停滞不前。

这里的居民大多是已婚人士和十六岁以下的孩子。那些男孩子们，在他们成人后就漂泊到内陆开疆拓土去了。他们远行是因为发现家乡的生活节奏太慢，而且长大之后，家里已经没有他们容身之地了。

波索姆谷根本就是死水一潭。时间形同虚设，日子悄无声息地年复一年地滑入河水中，知名人士一个接一个地只留下一串名字在空气中飘荡。偶尔的婴儿出生或有人死亡是一件大事，而新居民的到来是更重大的事。

当新居民搬进来时，所有的一家之主照例要去探查一下，判断这些新来的人是否值得被允许加入当地的邻里社交圈子。倘若他们的报告得到赞成，那他们的妻子则会进行一个友好的访问来结束开始时的客套。

搬入波索姆谷之后，爸爸潜心于生意，所以妈妈自然接受了男男女女来访者的严峻考验。当地人都忠厚朴实可以信赖，是典型的土生农民。短暂的串门太客套了，他们进来后坐下几个小时闲聊些鸡毛蒜皮之类的琐事。这让我妈妈感到极度无聊。她试着引入些近期的文学作品或是时事的话题，但那徒劳无功。或许她还是同他们讲些法语的好。

来访者可以数小时谈论乳制品业，散布关于在我们之前住在这里的主人的小道消息。我觉得很乏味无趣。

在我们布鲁格布朗，厨房伙计们生动地描述在内陆大牧场的生活，绘声绘色地讲述精彩的冒险故事：捕蛇，非洲狩猎等等，还谈起了旅行的经历以及社交生活。相形之下，这些关于农产品价格和庄稼质量的喋喋不休的话题简直寡味至极。

那些男人，也像其他人一样，只会谈论商店。对此，我并不是有意谴责，仅仅是说出我们并没有什么兴趣，因为我们之前从没在那商店附近居住过。

梅尔文夫人（我的妈妈）在波索姆谷人的心目中，是一位深受欢迎的人，因此，所有当地已婚妇女争先恐后地拜访她，并且竞相表示她们朋友般的情谊和善良。她们带来家禽肉、果酱、黄油这一类的小礼物。她们下午两点钟来，然后待到深夜才走。她们的谈论从清点家具，到给我妈妈食谱，再到精确描述自己孩子拥有无法被超越的才能，并且畅谈孵土耳其母鸡的最好方法。临别时她们热情地邀请我们回访，并且请求我妈妈能让她的孩子花一天时间和她们的孩子一起玩。

我们家迁入新居近一个月时，我们的爸爸妈妈收到一封两英里以外一所公立学校老师发来的通知，告知他们，按照

法律，孩子们应该入学了。这使我的妈妈异常心烦，她应该怎么做呢？

“去吧！这一大群小屁孩迟早都要入学的，这是必须的。”爸爸这样说。

我妈妈拒绝了。她提议先找一名家庭教师，然后再把我们送到寄宿学校。她听了很多关于公立学校可怕的传说。把她的孩子送到这样一个学校太可怕了，孩子们会在一周内被教坏的。

“他们才不会呢，”爸爸回应道，“让他们在外面锻炼上一两周或者一个月，他们是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的。在那之后再请一个家庭教师。你现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你为这件事操心，我看当前完全不可能出问题。我做事的时候还是有些运气的，目前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吧。”

于是，我们入学了，在同学们中我们优雅的百褶边围裙和便鞋装扮掀起了轩然大波。他们当中大多数是来自贫寒的农民家庭，家庭收入多来源于修路、木材运输或者是其他能够胜任的体力劳动者。所有的男孩和一半以上的女孩都打着赤脚。学校位于布满矮树丛的小山坡上，老师从一英里外的地方赶过来。他是个酒鬼，学生的家长天天盼着他被解雇。

我和龙凤胎弟弟妹妹去了虎沼（Tiger Swamp）小学读了将近十年书。我和双胞胎们的学业都在那里完成，他们只比我小十一个月。很快地，我的其他弟弟妹妹们也即将毕业了。这是我们唯一知晓的学校。爸爸曾一度谈起那段时间，他还帮助我们填写签到表让我们在那儿免费读书。但是妈妈——女人的自尊心远胜过男人——却再也不允许我们走到那个地步了。

我们的邻居们都很和善，特别是詹士·布雷萧（James